

科幻冒险大蹦极

异幻空间

海天出版社

李志伟 著



异 幻 空 间

李志伟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异幻空间/李志伟著. - 深圳:海天出版社,2000.6
ISBN 7-80654-224-8

I. 异… II. 李… III. 儿童文学-科学幻想小说:
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1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61224 号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)

<http://www.htph.com>

策 划: 陈洁民

责任编辑: 薛 亮 封面设计: 李 萌

责任技编: 陈 炯 责任校对: 张 玫

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

深圳市彩帝印刷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

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mm×1168mm 1/32 印张: 7.5

字数: 160 千 印数: 1-10000 册

定价: 12.00 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.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.

序 言

我们正是充满幻想的年纪，

我们是多梦的少年：

我们幻想飞出地球，

去外星探险；

我们也想潜入深海，

畅游未知世界；

我们幻想拥有乔丹的球技，

在赛场上叱咤风云；

我们更想身披歌星的光环，

一曲倾倒万人；

我们幻想自己是人猿泰山，

奔跑在原始丛林；

我们梦想变成超人，
自由地翱翔在城市上空；
我们幻想有一次奇遇，
获得盖世武功；
我们更想聪明绝顶，
轻松破解任何迷案……
我们是充满幻想的少年，
用自己的方式让青春更加灿烂！

目 录

异星之门 (1)

你被外星生物选中,传送到陌生的星球,进行一项诡异的计划。在执行任务中,你发现一个重大的阴谋,你将作出怎样的抉择?

金星探险队 (54)

你肩负重任,到金星开辟第二家园。谁知旅程中怪事层出不穷,嫌疑者一个个被排除,最后矛头直指你自己!难道你竟然是凶手?



火星降临 (93)

火星突然脱离轨道,向地球冲来!在试图用原子弹改变火星航线失败后,人类的希望就寄托在你身上!



异幻空间 (129)

在三维空间之外,还存在着另一个奇异的世界。当你打开那个世界的大门,美妙、奇幻、恐怖,都向你扑来!



异星之门

一、于空气中消失

韩永格一向非常自信。他六岁开始打弹弓，十岁进入市体校练习射击，十四岁入选省射击队，十八岁即通过层层选拔，闯入高手如林的国家队。最终，他获得了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最高荣誉——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。随着年龄的增大，韩永格不得不退役了。然而即使作为普通人，他也常常能做出不普通的事。

“三条街外有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，他再走七步就要摔倒了，”韩永格经常冒出这种古怪的话语，“你们瞧着吧！”

听众们眯着眼睛踮起脚，使劲地观望。然而三条街太远了，模模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。可就在这时，那边



好像发生了小小的骚动。大家簇拥着韩永格奔过去一看：果然，一位戴眼镜的小伙子正狼狈地爬起来，脸上沾满尘土，脚边一块踩烂的香蕉皮。

真是神了！韩永格怎么知道小伙子要摔跤呢？非常简单：他老远看见小伙子边走边想心思，而距他七步远处，正好摆着一块香蕉皮。

拥有如此犀利的神眼，韩永格怎么能不自信呢？

然而现在，韩永格却再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：他的儿子，十四岁的韩培，居然像一团烟雾一样，在他的注视下消失了！

韩培是一个极聪明的男孩，他干什么都比别人快。别的孩子背书，皱紧了眉头咬碎了牙，半天也记不住一页，可韩培只要读过一遍，所有东西都清楚地印在脑子里；别的孩子研究题目，挠秃了后脑勺啃秃了铅笔，就是用一百瓦的大灯泡照着，心里也亮堂不起来，但是韩培只要一式一式地捋一遍，就可以痛痛快快地跑出去踢足球了。

韩培的这种本事，让同学们羡慕不已。

韩培是幸运的，同时，也是不幸的。因为韩永格并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在学业上有什么发展，他只希望子继父业，儿子能在射击上超过老子。

“韩培，跟我去练射击。”

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韩培离开了心爱的学校，跟



省射击队的大哥哥、大姐姐们住在了一起。当然，做爸爸的也不希望儿子是文盲，训练的空余，韩培就去体工队简陋的教室，跟老师咿咿呀呀地补习文化。

然而射击队的艰苦训练实在不是一个少年能够承受的，况且这个少年还怀有另外的雄心壮志。

这一天，韩培的训练成绩非常差。从射击场出来，韩永格沉着脸，一声不吭地往前走。韩培默默地跟在后面，大街上人来人往。

父子二人拐进一条胡同，这是回家的必经之路。这



时，韩永格听见背后的脚步声停了。

“爸爸，”韩培小心翼翼地开口，“我不想练射击了，我想……”

韩永格回头，面孔像块生铁。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我想回学校……”

韩永格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“傻儿子，”他语重心长，“爸爸知道你苦，十公斤的铁砣子吊在平举的手腕上，能不苦吗？可爸爸这是为你好呀！你想想，如果你二十岁在奥运会上夺得金牌，这辈子就要名有名、要利有利。别人苦苦挣扎几十年，也赶不上你的辉煌呀！”

“那是你的辉煌，不是我的，”韩培说，“我只想回到同学们中间，快快乐乐地学习……”

韩永格跺脚，“没志气的货！”

“有没有志气，您以后看，爸爸，”韩培不亢不卑，“关键是我现在想学习，我也喜欢学习！”

韩永格眉头紧锁，“谁教你说这些话的，嗯？”

“我自己，还有书，”韩培说，“有一位作家说过：每个孩子都是大海，束缚大海是不明智的。”

“这么说爸爸不明智啰？”韩永格嘴角露出冷笑，“这位伟大的作家还说过什么？”

“他还说：没有快乐的童年，不是真正的童年！”

“反了你，教训起老子来了！”韩永格没受过什么教育，情急之下蹦起来，“好哇，都怪我平时太善，今天非好好调教你不可！”



韩永格抡起握惯冰冷枪把的巨手。韩培偏头，下意识地抬胳膊招架。

然而韩永格的巴掌却没有扇下来。他看见了一幅奇怪的景象，不由得闭紧眼睛晃晃头，然后再睁开——没错，儿子像快要融化的冰块一样，身体的边缘模糊起来！

“儿……儿子，你怎么啦？”韩永格着急地问。

“我也不知道，”韩培盯着自己的身体，惊恐万状，“救救我，爸爸！”

韩永格高举巨手愣在那里。他不敢动，他怕一伸手，儿子的身体就像奶油一样瘫作一团。

这时，韩培的身体像湖水中的倒影般摇晃起来。韩培的眼睛都快瞪出来了，他张大嘴喊叫着，然而什么声音也没发出来。

一眨眼的工夫，韩培消失在空气中！

四周一片寂静。

韩永格石像般呆立了片刻，这才反应过来。“韩培——！”他吼叫着扑上去，却扑了个空，摔倒在冰冷的石板路上。

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他翻转过来仰望天空，“我做错了什么？”

张探长赶到现场时，这里已经围了一大圈人。叽叽喳喳、叽叽喳喳！人们交头接耳，指指点点。

小胡同被围出一个空地，韩永格就站在正中，耷拉





着脑袋像一个木头人。

“拍摄现场。”张探长熟练地命令，警员们忙碌起来。

“是你报的案吗？”张探长站在圈外，问韩永格。

韩永格点点头。

“听你的意思……”张探长选择着词句，“你儿子消失在空气中了？”

韩永格再次点头。

张探长略加思索，谨慎地问：“那么，你是不是正得着什么病？”

韩永格缓缓抬头，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是说，你是不是得了青光眼、老花眼、散光、斜视什么的……”

“我敢跟你打赌，我的眼睛比你锐利十倍！”韩永格一字一句地说，“这是我的名片。”

张探长双手接过名片。“哦，原来是韩永格先生！我看过你在奥运会的精彩表演。”

“谢谢，”韩永格面无表情，“希望您能帮我找回儿子。”

“放心，这是我的职责。”张探长问先来的搭档小王：“有什么线索吗？”

小王是个细心文静的姑娘，警服上一点皱折都没有。“我们用红外线仪扫描过了，地面有两行脚印，一大一小……”

“大的是韩永格，小的是他儿子韩培。”



“是的，”小王点头，“可奇怪的是，韩培的脚印走到这里（她指指空地中心）就没有了，而韩永格的脚印倒是随处可见，而且相当混乱。”

“他心情不好，”张探长习惯性地抓抓下巴，“还有什么？”

“我们找到两个目击者，我带您去！”

张探长跟随小王走进胡同边的一所低矮宅院。

“这是张探长，这是杨大爷。”小王介绍。

小板凳上坐着一位老大爷，脸上满是皱纹，眼睛半开半闭。

“杨大爷，您能说一下当时的情形吗？”张探长蹲下来问。

杨大爷非常喜欢聊天。“嗨，要说当时呀，我正骑在墙头上，跟我那死去的老婆子聊天哪！”

张探长偏头望了望小王。小王冲他眨眨眼，示意不要见怪。

杨大爷继续自顾自地述说：“我那老婆子说：哎哟，我一个人在下面怪寂寞的，真想找人陪陪！我说那我陪你呀！老婆子说：不行，你阳寿未尽，我还是找他吧！我顺着老婆子的手指一瞧：嘿，胡同里站着个小娃娃哪！”

“就是韩培。”小王提醒张探长。

“人家讲故事，你别、别捣乱！”杨大爷冲小王摆摆手，“后来，我那老婆子跳下墙，就把小娃娃拽到下面去



啦!”

张探长沉吟片刻，问道：“那么，您看到小娃娃旁边的大人吗？”

“大人？没有没有，绝对没有！”杨大爷脑袋摇得像拨浪鼓，“小娃娃旁边是我老婆子。”

“谢谢您，杨大爷！”

张探长和杨大爷握手道别，跟随小王来到第二位目击者家。

目击者是一位六岁的男孩，小名叫蛋蛋。

“叔叔、叔叔我知道！”蛋蛋蹦跳着跑过来，“你们是用来抓坏人的吧？”

“叔叔是来救好人的，”张探长抱起蛋蛋，“告诉叔叔，你看见了什么？”

“我正在树上抓鸟，好漂亮好漂亮的小鸟噢！”蛋蛋说，“后来小鸟飞了，我就看见下面有两个人站着。那个大人举起右手，对着小哥哥发气功。那个小哥哥好勇敢，举起双手抵抗。可是后来小哥哥饿了，小哥哥的能量用光了，就被大人用气功蒸发了！”

告别蛋蛋，张探长陷入沉思：看来韩培的确是从空气中消失了。会不会是隐身？不，韩永格曾经扑过去，却扑了个空。那么，是不是像杨大爷所说，韩培掉到“下面”去了？

张探长蹲下，在胡同的石板路上敲了敲。沉闷的咚咚声。看来不像能陷下一个人的样子。不过张探长不愿



放弃任何一种可能，在用电电话征得领导同意后，他指挥警员掘地三尺。

警员们挥汗如雨。陆续挖出三个破玻璃瓶，五个生锈的罐头盒，甚至还有一个废弃的石磨盘。但是除此之外，一无所获。韩培根本不可能掉下来。

侦破进入了绝境。张探长吩咐恢复路面，准备回去。然而韩永格仍然傻呆呆地立在那里。

“老韩，回去休息吧，”张探长拍拍他的肩膀，“你在等什么？”

“我在等韩培回来。”韩永格凄凉地回答。

吴浩是一个痴迷的天文爱好者。他住在一间十八平米的小屋里。破旧的房门上写着：快乐的单身汉！屋里也是典型的“单身汉景象”：被子没叠，胡乱地堆着；枕巾上留着墨水印记，床单被烟头烫了几个小洞；房间的角落里乱七八糟地扔着臭袜子和脏衣裤。但是窗户上，却一本正经地架着一部小型天文望远镜。吴浩还七拼八凑地组装了一部仪器，通过安装在房顶的碗形天线，“倾听来自宇宙的声音”。

噼里啪啦。噼里啪啦。噼里啪啦。噼里啪啦。

在乏味的工作之后，吴浩总会趴在仪器旁边，聚精会神地倾听，聚精会神地翻译。他乐此不疲，因为这样可以忘记生活中的无奈和烦恼。吴浩非常认真，但是可以说：他的工作一无所成。因为他至今也没从那些